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一

圖書編

六曹類

工部

楚丘定之方中圖

室 危 虛 女 牛 斗 箕 尾 心 房 氐 亢 角 軫 翼 張 星 柳 鬼 井 參 觜 畢 昴 胃 婁 奎 壁

即定星

八尺之臬

楚丘

極星

西定以日出之景

定以日入之景

定非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建亥月小雪中氣之時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衛爲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樹八尺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

劉相公陰陽圖

南
日中第一
第二中表
第三北表北極
北
日第四東表
日第五西表
春秋二分夕入之日
從中表望夕入之日以立西表
夜從中表望北極以立北表
從中表望初出之日以立東表
春秋二分初生之日

歷代立八尺之表以量日景故表短而晷景短尺寸易以差元朝立四丈之表于二丈折中開竅以量日景故表長而晷景長尺寸縱有毫秒之差則少矣元朝立簡儀爲圓室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下屋背中開一圓竅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戶而知天運矣古法以五表求地中以今思之惟用一表其表與人齊高當午日中畫其短景於地以爲指非準繩置窺筒于表首隨準繩以窺北極若見北極當筒心則其處爲得東西之正或窺見北極之東則其地偏東窺見北極之西則其地偏西矣既得東西之正乃

于二分之前十日內就其處置壺漏定十二時以兩日午中短景求與時參合于春分前二日或秋分後二日日正當赤道之際於卯酉中刻視其表景晝地以定東西準繩若卯酉兩景相直而不偏平衡成一字則南北正中矣兩景或曲而向南則其地偏南或曲而向北則其地向北矣此法蓋以午景與北極定東西之偏正又以東西之景定南北之偏正測驗之最精者也

召誥土中圖

東表去日近毎昳後景方中南表去尤近正晝臨表土故景短

中表毎正晝景與土圭等

西表去漸遠毎日未中景已中非表去尤遠毎日中景已過

按洛誥所謂自服于土中蓋以自三代以前則洛爲中國之中以今天下觀之則南北袤而東西蹙則其所謂中者蓋在荆襄之間也朱子曰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爲天地之中閩浙乃東南海盡處難以爲中朱子蓋以聲明文物通論天下非論地勢也土中說

今之地中與古已不同漢時陽城是地之中宋朝岳臺是地之中岳臺在浚儀屬開封府已自差許多土圭法

寢廟辨名圖

房　室　房

寢

階　階

西夾室　房戶　中室戶　室　房戶　北　東夾室

扆　牖

西序　正序　西楹　廟堂　東楹　東序　東廂

序端　序端

西坫　堂廉　東坫

西階　阼階

碑　內庭　霤

堂塗　堂塗

西塾內門　東塾內門

棖　闑　棖

西塾外門　外闑　東塾外門

廟門

爾雅曰室有東西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西南隅謂之奥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盈之反東南隅謂之窔一弔反東西牆謂之序牖戶之間謂之扆宮中之門謂之闈門側之堂謂之塾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唐與陳皆堂下至門之徑特廟堂異其名耳又曰柣千結反謂之閾棖謂之楔華銘反又先結反橛謂之闑魚列反蓋界于門者柣也亦謂之閾旁于門者棖也亦謂之楔中于門者橛也橛巨月反亦謂之闑士喪疏云房戶之外由半以南謂之堂士昏疏云其內由半以北亦謂之堂堂中北牆謂之牖士昏尊于室中北牖下是也堂下之牆曰

爨士虞饎爨在東壁是也坫有　坫西坫士喪疏云
堂隅有坫以土爲之是也塾有內外士冠註云西塾
門外西堂是也月令曰其祀中霤燕禮設篚當東霤
此言諸侯四注屋之東霤又有門內霤燕禮賓執脯
以賜鍾人於門內霤是也

天子寢制

小寢
東西九雉爲二十七丈
南北七雉爲二十一丈

小寢

室居二雉

小寢
室居二雉

小寢
室居二雉

路寢

東房
西房

北牖
戶牖

北牖
戶牖

東序
西序

垂
垂

位
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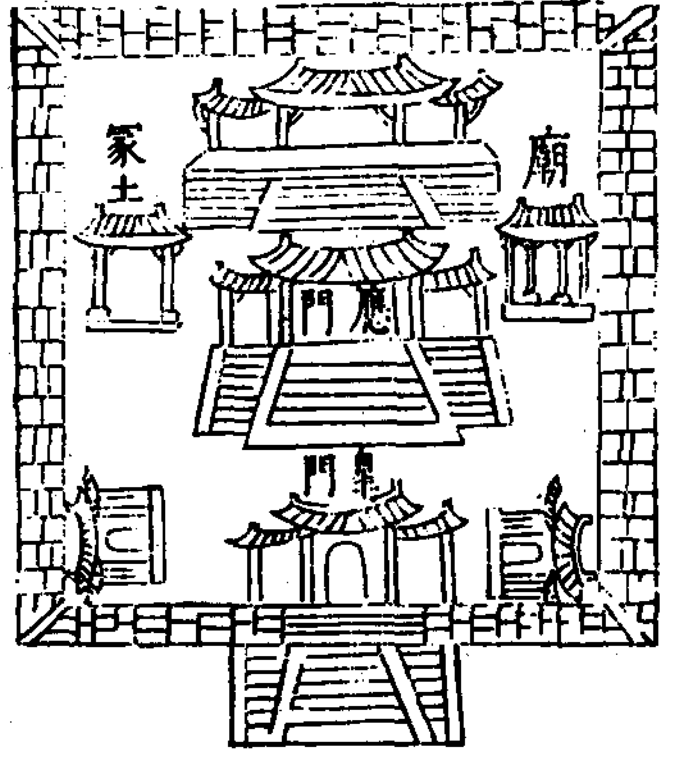
東塾
西塾

外塾
外塾

屏

宮人掌王六寢之修爲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穢惡
註路寢一小寢五
戶牖之間謂之扆兩階之間謂之鄉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

門應門圖



大雅云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廛市之圖

民居	市 廛 廛	民居
民居	王宮	民居
民居	宗廟 朝 社稷	民居

此都邑之市亦以井田爲規其中爲王宮其前爲朝左宗廟右社稷其後爲市四門皆有門市賈百物至皆貿易而市官爲之治其爭亂并譏察異言異服之人市地爲廛貿易者所居也其外六區皆民居四十家共一區凡百畝所謂二畝半在邑也蓋廛有義賦其田也謂市地之賦稅也受一廛者所居廛市之宅此言其規模之大畧也

廬舍之圖

此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所謂五畝之宅也春夏則出於田以治田秋冬則入居於邑以爲安也居之宅四圍墻下則樹桑以供蠶飼其餘空地則種麻以爲布苧及蔬菜之類盖在野則八家共二十畝而二畝半在田在邑則四十家共百畝而二畝半在邑也

堡制者非無制之難也能全其制之難也夫善守者
因天之財就地之利依敵有不攻藏于九地之下古
人曰收其伍全遠其五賊又曰淵與上倍高與下倍
今之民堡豈知是哉故二約堡制其目有四一圍垣
地置既得則圍垣宜講也大小不限曲直無拘但取
內容丁衆外遠俯逼而已然大不如小小則堅直不
若曲曲則易守故宋藝祖筆塗趙韓王城圖不使端
直金粘沒喝一覩汴城便謂易攻也又古人垣制多
以高五丈下淵二丈五尺上淵一丈二尺五寸爲式
今時民堡則大率高一丈五尺加脾睨爲二丈下淵

矣今上闊五六尺而已垣太低則矢石易及陴睨難保近虜攻堡多飛石墜其陴則人不敢垣立而後蟻附以登今制以垣高二丈加陴睨五尺共二丈五尺視古制爲半下上收闊亦如之庶中道也二敵臺圍垣既立則敵臺宜講也夫垣之乘守全在敵臺垣雖方直有臺則守垣雖委曲無臺亦乘然敵臺宜多多則護垣爲易宜高則四擊不礙古制謂敵臺高與垣等者以垣高五丈也今垣僅及其半則臺宜加高元年余肅敏公論塞垣敵臺曰每一里一臺以爲火器所擊不下三百步夫火力縱及豈能一一盡中中空

過寬來往鮮力矣則又宜加多今時民堡敵臺全不
如制受病甚多如角臺本宜平直即以東非角論之
則循非垣而東築臺若干丈尺亦當循東垣而非築
臺若干丈尺若欲以垣相附以省工費則附東垣矣
不得更附非垣附非垣矣不得附東垣縱使兩垣俱
附亦須爲臺三四附墻者半專面者倍如以磬直向
外磬折向内今皆不循垣直出又不以磬直向外但
疊土兩垣之間斜附而上地置旣繆矢道皆斜臺以
塞垣而矢石不及何以爲守又一面止築一臺夫臺
之多寡以堡之大小爲之堡大則多堡小則少大抵

空不得過五十步又堡有垂角而出瀰腹而入者亦須量勢爲臺必使相及令一面止築一臺不論遠近出入矢石縱及亦弱而無力倏忽之間爲虜乘矣又高與垣等而收頂不及一丈夫垣陴恒爲虜壓者垣低石可及也令臺高與垣等則臺陴亦不易呈收頂止一丈所容寧幾人發矢發火器何以展布又臺陴不五六虜以兩弓注一陴則臺人不敢伸首出望與無臺等矣此皆言之大者令制臺高三丈高于垣一丈收頂方二丈皆東南直出陴墻至三尺而止順立柱木二尺餘上加橫木復爲墻尺許中空遍置木

陴外為附眉內加轉撥或開或閉惟吾所欲旁注矢于此吾則禦陴于彼夫陴旁注矢陴一定也陴禦無常斯不畏注矢矣此專為發火與矢若夫礮石則踰墻四出不必凝望忖度也三陴睨敵臺既就則陴睨宜講也夫垣既不高陴復削薄遇攻則不支其衡竿飛石之往來自守又無以久懸石懸木之上下一有損墜即將以赤身之人立于孤垣之上聲弦可顛矣邊人曰旁飛石墜陴則以竿裂衷為人形加革帽高揭之以惑人衆見喧曰旁發矣爭先自投旁徐蟻登此陴之害也今民間率用土坯範土以炭曰土坯又[illegible]立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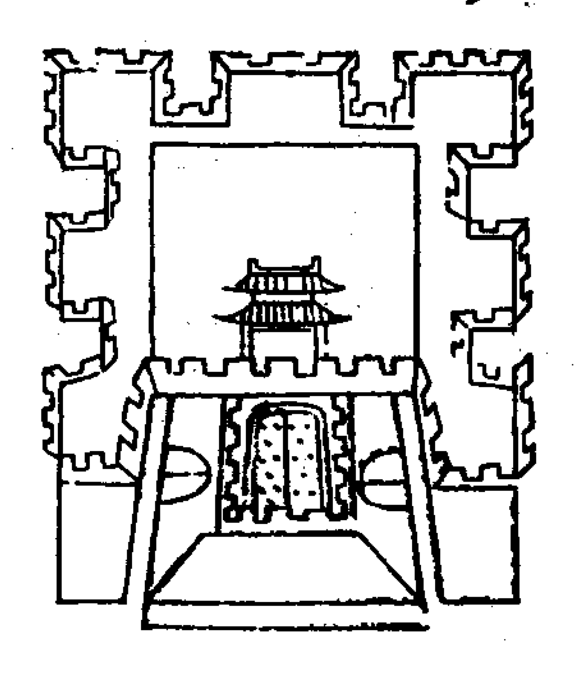
其易墜故宜近有議用磚者磚質狹小亦與立植與
坯何異但多費耳今制必用泥坯（水和上模成者曰泥坯）橫臥
爲陴外以茅泥（多入泥以草或麥藁曰茅泥）固之庶堅厚可賴也
四甕城陴睨既成則甕城宜講也夫民堡之破半咎
于門何者鐵裹以禦火也今鐵葉至薄不禁薰灼鐵
熱木焚爲力不難而門上無懸樓以遠擊無漏槽以
下水嘗計人力擲草幾至十步千人齊擲草且成丘
發火以焚無不鎔壞門壞則雖有人乎垣無及矣故
必有甕城高厚與堡同內外俱爲陴睨旁開一門亦
用鐵扇已併廢堡之門取以爲用可也夫甕城高厚

與垣等內外皆俾則雖洞其外門亦無虜敢入者而

況爲董門邪

甕城圖

小堡有甕城須不用敵臺大堡乃為之甕城不必太大大則更須角臺



嗟夫錯之爲文帝畫也時値其難姑舉其大乃今而用錯畫則時易而當致其詳事半而功倍之者也何者楚漢兵爭燕代反復漢其時塞亡至絕少夫錯首言吏戍之無功次陳謫戍之費然立拜爵之科開贖罪之路多方以求僱無人也謂立城邑毋下千家慮不守也乃若今時則生養旣久戶田大滋由塞垣以達畿輔不憂無人也郡邑棊布不憂不守也所慮者村落之民耕作之輩耳徙之城市則奪我農時任其便安則遭罹虜患故必鄉爲之堡而家教之守鄉爲之堡險在地也家教之守險在人也宜德之關虜警

秖必舉宜城也而不城成化弘治之間墾田屢藏鄉宜堡也而不堡弘治正德之間虜馬擾矣民亦漸爲堡矣官宜爲之制也而不制則不實矣 民堡說

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非獨秦始皇築也昭王時已于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起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燕自造至襄平亦皆築長城矣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 長城說

方虞集議開京東瀕海之田而極施爲措置之詳其法非不鑿鑿可行也而肉食者鄙竟以浮言阻之卒

之至正間海運不繼燕京乏食宰臣議行僅以紓一時之急而國之成敗莫之有掠豈議論多而成功少集之言有不足用歟無亦主之者無其人也開屯田興水利

治水諸器十有三曰鐵篦箕曰五齒爬曰杏葉杓曰攪江龍曰方船曰水車曰戽斗曰泥挽曰泥篚曰鐵鍬曰竹籠皆舊制也曰活閘曰刮板杂新制也然皆可深閘河耳而深黃河之法可以制勝之乎鐵篦箕重艱不可用五齒爬可搜泥根杏葉杓可撈淤泥攪江龍急水可偶一爲之多弗效方船利于載石撈泥水車大利于乾漕卅人不能用戽斗利于挹水南人

不能用泥撹以布為之二人共舁煩難可厭泥筐以擔貫之一人獨舉用人少而廢土多利器也恨非人不習鐵钁利器也南北通習之竹覽木中夾泥唯高寶湖中能用之活閘以板為之遇閘河淺則施有石閘之用可移而置也刮板施於淤沙之淺一刮可去沙數斗十二器大利閘漕云

治漕之淤有二法遇淤泥之淺利用爬杓不利於刮板遇沙淤之淺利用刮板不利於爬杓　右水蕭書

孫叔敖起芍陂則楚受其惠文公穿腴口則蜀以富饒史起鑿漳水於魏則鄴傍有稻粱之詠鄭國導涇

水於秦則谷口有禾黍之謠許景山復蕭何之故堰則興元之荒瘠復爲膏腴趙尚寬修召信臣之故渠則南陽之潟鹵變爲沃壤 論浚渠築堰

按古之畿甸數百畝之田必溝數十溝之水必川數大川之水必就窪而爲湖溝因水漱防因水淫淵因水盤析而向於矩爲湖爲渚也湖渚多而天下西北之水不助河而爲暴然後數千里中原之地可樹藝而農唐虞之盛由五事宣入風雨暘時若無崩竭浸溢之災無轉漕輸將之費而封濬分畫功臻于永賴然寧之術也此謂本務 治田治水議

正統十三年黃河決滎陽殺入漕河潰沙灣以達于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于漕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來然亦小小與清水合流清水七分黃水三分並入于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之矣先是黃河未衝之時清河河道皆狹故易充然亦有淺故沿河俱設淺鋪每年轉運故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鋪亦設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宛然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浸漫一旦水落石出而清河一帶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淮達濟

由會通以至會河一路堤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爲漕河之害今徐州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日望其來而不可得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躭酒者一向沉溺于酒反以酒爲生一不飲酒即欲死矣此非今日漕河之喻乎 治河失其故道

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爾雅吳越之間有具區蓋鎭常蘇湖七郡之地中含太湖而東漸于海上受杭陸宣歙天目諸山之水下自三江洩焉自漢以來咸獲其利蓋古人順治之道必觀其源以遡其委上築

溧陽之間分水銀林五堰以節其流而使發源之水得以西決于蕪湖下流三江而使積集之水得以東決于漲海故自吳江底華亭青龍合于三江之水雖有二百八十之遥而上流既迅大海之潮沙不得以障之也夫何唐末東南商販由宣歙以達兩浙廼病五堰艱阻給官中縻則金陵九陽數郡之水不西入于蕪湖而東入于震澤矣至宋慶曆間李禹卿又堤大湖四十里為漕而中截之使湖水不得以東下是五堰既開則來者愈迅湖堤既錮則去者復緩由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潮沙之壅矣畢

鍔嘗言之自五堰以至湖堤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大湖之衆瀆則脉絡諸竅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下有江岸之阻是桎其首足塞其衆竅以沃其口口沃而下巳則腹滿而中絶矣其後吳執中郟僑獨皆言之而當時執政漫不知檢遂使江口爲豪强之業江尾爲茭蘆之區淤田村落無類數計湖日湧而江日廢漸爲不世之患矣我　朝永樂間夏元吉以舊言水利一時亦稱底績惜其不念厥本而徒自崑山開下界里掣吳以達劉家河而洩吳江非去之水

自華亭開黃浦三泖以達范家浜而洩吳江南去之水至于湖堤之潰則漫不加意正統間周忱修復三江復以湖沙壅辟成田因循不舉豈知湖堤不去終非利導之原三江不復終非底定之本哉爲今之計五堰之復于正德者修其成可也其下委之勢當自吳江以決其堤自堤以決三江之壅使由華亭青龍顧會諸浦以達于海其他疏淺之處若宜興之百瀆呂城之三堰崑山之至和塘咸復故道則水何患其不治哉論東南水利

黃浦即東江之別名劉河即婁江之舊迹併吳淞爲

三江吳淞西連太湖東通大海江流迅駛唐以前未聞有水患後吳江長堤一築腸胃始失其利 國初以來水患轉亟而夏忠靖公乃專力于夏駕新洋一時大有所裨其後新洋港水勢湍悍日就深濶而吳淞江之氣脉漸微矣土人以此稱為漫水港云夫江流迂緩既無以蕩滌潮沙而新洋夏駕倒注之潮復與東來之潮相會合合則停停則淤江之旋塞有由然也其恪遵 廟算膺集衆思咨訪揆宜窮極形勢乃知併益為災由于源之未節江之併行而至于相奪則以流之未得所歸也于是闢治江中壅塞四十

餘里以復吳淞江之故道決去吳江灘漲數十處使
太湖積水直注于吳松濬淞之山涇等港秀川官紹
鹽鐵浦淮六磊等塘洩澱泖之水于黃浦濬蘇之吳
塘顧浦戚虞徑南北橫瀝等處洩崑太倉諸水于劉
河復濬七浦楊林等塘使陽城巴城諸湖之水徑入
于海濬白泖福山三丈諸浦丸里青暘出塘雷溝等
河使尚崑湖毘陵晉陵諸水徑入于江皆所以導其
流也濬白鶴荆城港西汎裹河洩長蕩荆溪諸水入
于運河濬武進之水於孟瀆丹陽之九曲河丹徒之
鉄猫港洩閶州上流之水亦入于大江皆所以節其

源也源流各得其所然後于干墩堡南瀆澱山湖下使湖水通徹入于吳淞又慮江水外逆乃於夏駕及澱水江口並建一閘隨時開閉庶幾水不外趨潮不倒注吳淞可保無虞經理三吳水利圖說

河南本有水利可以興水田古之人蓋嘗爲之矣如汝陽三渠去府城南十里而近分洛水以漑田者宣利渠去永寧縣南三里而近又有新興萬箱等渠皆亦分洛水以漑田者伊陽渠去嵩縣東十里而近永寧渠去嵩縣南六里而近又有鳴臯順陽濟民等渠皆分伊水以漑田者而盧氏縣之東淵水則嘗析而

爲渠流入于城中以灌蔬圃者也可以灌蔬圃則亦
可以灌田與水田之利也至於伊洛瀍澗載在經史
流經府城外夏秋間每泛溢而東者寧不可以隄障
之車戽而耕種爲水田乎　伊洛水田等
竊意必設專官以重責成蓋潁州僉事淮陽副使兩
道各有兵餉錢糧問理詞訟之責勢不能兼各該有
司非得監司督責人無畏憚合于淮鳳二府特設一
僉事擇實心幹濟者畀之專　勅給以關防住劄適
中州縣撫按同心重其事各道不得侵其權有司勢
豪不得撓其法假以歲月不責近功開一頃即一頃

之利招一民即一民之安三年果有成積進秩而不遷再考再進秩久且超遷之其所轄有司即以開墾土地招來人民多寡爲殿最亦務各久任超遷如是十年不臻庶富之效無是理也（雁屬墾出說）

今河自關中以入中原合涇渭漆沮汾涑伊洛瀍澗及丹沁諸川數千里之水當夏秋霖潦之時諸川所經無一溝一澮可以停住曠野洪流盡入諸川其勢既盛而諸川又會入于河流則河流安得不盛流盛則其性自悍急性悍則遷徙自不常固勢所必至也今誠自沿河諸郡邑訪求古人故渠廢堰師其意不

泥其迹疏爲溝澮引納支流使霖潦不致泛溢于川則並河居民利水成田而河流漸殺河患可彌矣

議興西北水利

水之利溥矣西北皆可行獨先於京東者何居曰京東輔郡而薊又重鎮固股肱　神京緩急所必須者矧其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利水尤易易也予所屬二三解事者耆遍歷山海之境閱兩月而返披圖出示如指諸掌也爲言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比比皆然姑摘其土膏腴而人曠棄即可修舉以兆其

端者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庄平峪縣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厓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庄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鋪及夾陰流河而下至于陰流淀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鋪地方又鉄廠湯珠湖下至梨莱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養徐流營山下湯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湯泉流出灤河又蚕姑廟湯泉成河與灤河相接之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湯泉成河及

皆衆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庄撫寧縣尚臺頭營諸
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豐潤
縣南則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之地東則榛
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縣清
庄塢導河可田後湖庄疏湖可田二里屯及大泉小
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
草地屯草之地屬於官官爲開其荒而收其利不難
也至于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爲助其力何至連阡
以棄鞠爲茂草乎至于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沽關黑
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

里南北度之百捌拾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
之沃區相等今雈葦彌楙而繫名于勢族然葦之利
微即勢族亦無厚入于其間也若如吳越人田而耕
之則利十倍于葦即捐其一以與勢族使不失其舊
入勢家亦無憾焉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南濱
青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今豐潤實其中覓欲舉其議
而行之玆非其先當致力者乎蓋先之京東數處以
兆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京東以兆
其端而畿內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
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

頗皆可漸而行也至于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避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客曰南北均利水矣而北之視南亦有難易乎徐子曰北易客廼咤曰子固好奇甚言之北之利於水耳烏得而稱北易也曰客何異乎言之哉南方之民披蓑而耕抱濕而穫蓋恒與雨相值也長夏苗將立禱祠詘風伯而祝雨師盼盼焉以一洗濡為快西北之雨多于長夏而耕穫之時少雨其易于南天時則然也西北地曠而水夷稍一疏引水即為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轉水於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桔槔之聲徹于郊原竭人力以

資灌漑苦且難地勢使然也考之古昔唰深尺許遂深二尺溝深四尺洫深八尺澮深二仭而已未有如東南轉水于數仭之深者至於京東山之湧泉漑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其于西尤爲易易也東南瀕海歲多潮患蓋海之勢趨于東南也遼海以及靑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其難易又彰彰矣馬援引洮水種秔稻而狄道𤼵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復三郡激河浚渠爲屯田而省内郡之費葢三代之時溝洫遍于列國水之爲利也宏魏秦各擅其利文翁以下諸子人興其利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澁

若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而已他
未有聞也及五胡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
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
東南利興非細故也即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
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
澤國耳惟晉室既東民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
未至于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據以稱饒及
南宋偏安以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富遂甲于
天下矣嘗考宋紹興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荊湖江
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

遺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墾荒閑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資中興由此觀之則宋室方南之時東南尚有曠棄之田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陂湖以自殖地利盡而民不聊生者衆故也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厥有由哉吾聞懷慶紀守嘗因丹沁支流疏渠成田民頗利之紀去而田隨廢又如真定楊中丞之家居也亦嘗募南人緣水墾田歲入甚饒及滹沱旁決桑田之變祇瞬息間耳豈久廢之餘固難卒興者乎是所謂廢食於噎豈非通論也嘗考桑乾

水發于渾源州經保安之境則自懷來山而下至盧溝橋狠高地方衝溢爲患漫至彰義門　先朝屢經修築爲費不貲今保安境上聞有用土牛遏水成田者恐亦不能久而無患也若督責有人多方招募使桑乾上流皆引水成田則豈惟保安之田恃以無患而懷來以下水患亦殺矣予又嘗物色瀛海之間如元城窪羅家灣窪郝家庄窪高橋鋪窪章家橋窪皆連阡里壞廢爲水區非不可田顧以下流受黑洋等九河之水非先致力于水源未可徼利旦夕而終貽水患也勸農而興水利敎養斯民之首務也今若

另設勸農而水利又有專職則若于牧養斯民之外
増勸農水利一事祓之號爲牧養斯民者又將何爲
耶今之開府持節與藩臬守令皆以牧養斯民也勸
農水利責將誰諉惟於開府持節者得人以擇藩臬
以擇守令久任而責成之殿最繫焉利興而民不知
者可坐而致也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二

經濟編

六曹類

工曹

治河

漢武帝以前此論甚精

漢司馬遷河渠書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卽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

詳于治渠此太史公特筆

一曰溉田再曰溉田曰功即水利也

數爲敗乃從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乂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于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享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

鄭渠無所不利

秦能用人秦能作事

塞河之始與未有不豫

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閒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閒、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于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于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

言古河功皆成田事好敘此太史所大便所謂利不言害耳

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

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不爲小不便而遂）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

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于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爲水水頹以絕商顏

而歲之不登

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于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還則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柴薪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

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
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
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
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
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搴長茭兮沉美玉，河
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
以禦水。頹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于是卒
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
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爭
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

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宋真宗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河、監察御史王濟以為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

此亦謬論
貴之一端

奏省其什六七、張齊賢以河決爲憂、因對、并召濟入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所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爲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邪、濟曰北有胡寇、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以邊事、退而署備邊策十五條以獻、未幾、選官判大理寺、欲得剛正不回者、上曰王濟近之、即以命濟、

仁宗時河入中國、行大行西山折山間、不能爲大患

既出大伾東更平地二千餘里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於是詔諸州長吏兼河隄使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時有說者以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隨決隨塞瀕河苦之至是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

士歐陽修三上疏力諫其不可行帝不聽

王同議水云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其去民用尤近而逆其理則有敗害之端莫甚于水故官得其任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誠其勢也是以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後世修之未嘗廢也由秦漢以來使任其事而為之水官則莫若都水之職其主灌漑陂池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有其官至武帝之時尤增重之于是又有左右使者使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明于禹貢之學而習于知水之性故劉向以論著爲三輔都水都尉平當以明

今亦何嘗廢

禹貢領護河隄叅其任職之人未嘗不修其事而又有水工之徒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漢之際言水事于書尤著而魏晉已來至于隋唐其官亦未嘗廢于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皆曰都水臺或爲水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太舟卿而主治舟航河隄隋唐之時又皆爲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二署隸之然于水事或領或否矣

李仲昌等塞商河非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張齊賢欲塞河不決欲亦未可全非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內侍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干

犯忌禁且河口乃趙征村于國姓御名有嫌而大典
鍾鄖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
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決
潰于是流仲昌于英州餘各被譴有差　自李仲昌
貶河事久無議者河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
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
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併
五股河浚之
神宗浚漳河從都水監丞宋昌言內侍程昉之議也
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帝患財用不足文彥博門

是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于東則出于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王安石謂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為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會京東河北風變異常民大恐帝手詔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為之未晚王安石格詔不下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外都水監丞程昉以不白水災憂死至是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

入于淮一合非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固護東流北岸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令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逾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

河溢北京夏津神宗語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此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

吳越王嘗用之撩淺亦此類

皆出向之瀉鹵俱爲沃壤庸非利乎況闕夫已減乎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夫愈減矣帝從之乃始置疏濬黃河司先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爲爪形繫舟尾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别置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船各用滑車絞之撓蕩泥沙或謂水深則杷不及底淺則齒礙泥沙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乃賞懷信而命公義官以杷法下大名令都

濬川杷事極小亦費爭論何其淺也

大提舉河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爾安石大悅及置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爲之屬河非流閉已久水或横決散漫常虞壅遏外都水監丞王令圖獻議于大名第四第五歸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王安石主其議言于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濬川杷濬之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

帝曰果爾甚善乃命范子淵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

河復大決澶州小吳埽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巳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劈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五十九埽詔從之立之在熙寧初巳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大抵熙寧專欲導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

官難其人、（安石理財則用呂惠卿等治水則用程昉等用人如此作事可知）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二人尤以河事自任然縻費財用卒無成功

元世祖開會通河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也起須城縣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逮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牐三十有一以時蓄洩河成名曰會通

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爲久利之策文言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隄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于北約八

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非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歸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彊遏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汎溢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爲業異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非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遣使窮河源，招討使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群流奔輳，近五七里，匯為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赤里赤忽闌也、里术三河，其流寖大，始名黃河。又岐為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由崑崙南至瀾廓及瀾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剌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非復折而西流，遶崑崙北。

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閒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茂暢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

順帝時脫脫用言昔于都城外開河置牐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群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況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

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

黃河決脫脫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惟漕運使賈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岈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于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于河患者

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辯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于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脫脫世襲荅剌罕之號，其餘遷賚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

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頴之兵起

築城

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愼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以此爲城則詩意未失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

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周敬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啟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

以城成周屬諸侯亦末務

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于是焉在、

楚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晳問于范無宇曰、吾

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爲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魯弁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徵衙實難桓景皆志于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

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辯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旣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旣至䖟䗈之旣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晳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于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

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

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亾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亾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唐德宗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曰鄜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

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虜雖至城傍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聚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月三城成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高駢將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

甕甕之取土皆剗丘垤平之無得爲坎掐以害耕種役者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凡九十六日而畢

北周以小司徒韋孝寬嘗立勳于玉壁乃置勳州于玉壁以孝寬爲刺史孝寬欲築城于險要以制之乃發河西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懼不敢前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可畢城距晉州四百餘里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設使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

大軍停留不進漢役牽寬使汲水以[illegible]
諸村縱火焚人以爲軍營收兵自固毋卒城而罷山

宋仁宗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言爲今之策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因畫和守戰三策又言北戎久強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師非徒禦冦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

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含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神宗時夏主秉常旣冦秦州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鄜延宣撫郭逵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議以爲然賜以誓詔夏主遣其臣罔萌訛來言欲先得綏遂命機宜文字趙卨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罔萌訛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卨曰然則塞門安遠二壘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

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
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
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
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有不利
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
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如此所謂福
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劉曜命起豐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滈池又將於
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曰聞人主之

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亾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營豐明觀、市道蕪荒、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凉州矣、又奉勑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豐明、功億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剪齊魏矣、陛下何爲于中興之日、而縱亾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過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狀聞勑旨將營建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槨

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黼瑱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所終也如是秦王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闔閭王之所終也如此向雕石椁孔子以爲不如速朽王孫倮葬識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爲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爲優耳興亡奢儉炯然於前惟陛下覽之

晉高祖樂聞讜言詔百官各上封事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復降

御札趣之河南奏修洛陽宮諫議大夫薛頤諫曰今
宮室雖經焚毀猶侈于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
于孝文之露臺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詔褒納之

土木之始

徽宗時以未得嗣子為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
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
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
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於是蔡攸倡為異聞謂有珠
星璧月跨鳳乘鸞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遂竭國
力以經營土木之工至是又命戶部侍郎孟揆於上
清寶籙宮東築山以像餘杭之鳳凰山號曰萬歲山

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蕚綠華堂書舘八仙舘紫石巖樓貞嶝覧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峰並峙有盤池噰噰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沜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沼沼中作兩州東爲蘆渚浮陽亭西爲梅渚雪浪亭西流爲鳳池東出爲雁池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廳復由嶝道上至介亭亭左復有極目亭蕭森亭右復有蕭雲亭半

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為漱瓊軒、又行石間為煉丹凝觀圜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澌閣、北岸有勝筠庵、躡雲臺、蕭閒館飛岑亭、支流別為山莊、為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為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瑶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對封丘門而止、其西則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為復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既成帝自為艮嶽記、以為山在國之艮位故也

初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拆牐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工藝之巧其後將作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又以金芝產于萬壽峰更名壽嶽云

新作延福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五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爲

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内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爲海疏泉爲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柵蹄尾動以千數嘉花名木類聚區别怪石巖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爲文以記之其後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既放燈自東華門以北竝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濠作二橋橋下疊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

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
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
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
膳宰不致餼司里不受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
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
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
亾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
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
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

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

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執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

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唐太宗獵於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

上拔劒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癰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爲之罷獵武宗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賞賜甚厚嘗謁郭太后從容問爲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武宗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武宗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橫賜

白居易續虞人箴曰唐受天命十有二聖業業惕惕咸勤于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君民朝野亦克用寧在昔玄祖

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以驗之曰羿與康曾不足誠終然覆亡故我列聖鑒彼前王雖有畋獵樂不至荒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權上心忽悟爲之輟畋故武德業垂二百年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怡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鷂死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橛可懼噫夜歸禁苑朝出皇都豈不樂哉寇戎可虞臣非獸臣不當獻箴瓠思出位敢諫從僉螻蟻命小安危計深苟俾萬一臣死甘心

後唐明宗敕解縱五坊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

陛下可謂仁及鳥獸明宗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爲耳

終